晉書許邁字叔玄句容人恬靜不慕仕進放絶世務以

尋仙館

孝義許孜字季義親沒負土建墓號其居為孝順里旌

表門閭

南史許懋字昭哲為國子博士號為經史笥　子亨字

亨道真正有古人風卒衛尉卿

孝義許昭先父母老病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

孝行

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不忍按但賜清白
箴其人自愧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人擢進士異等舉明經累遷給事
中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
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元和初遷京兆尹神策軍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
不肯還孟容遣吏捕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皆驚
訴於朝奏曰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

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豪右大震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奸臣寢謀今狂賊敢爾願起裴中丞後數日果相度　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掖士天下清議歸之

許遠寬厚長者明吏治

許伯會越州人舉孝廉

許法慎滄州人三歲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　後親喪常廬於塋有甘露嘉禾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宋朝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蔭為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皋縣元為吏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言元有才以主榷貨元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積滯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

常餘百萬以備非常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在職十三年卒

許將字沖元福州閩縣人也舉進士第一紹聖元年台為吏部尚書遷左丞時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臣僚惇卞乞發司馬光墓將獨無言哲宗曰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意與卿同乃不從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蕃而

魏志呂布字奉先

呂虔字子恪領泰山太守擒奸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在郡十數年甚有威惠

蜀志呂乂字季陽入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歷職内外為政簡而不煩時號為清能

呂凱字季平為永昌郡功曹威恩内著為郡中所信

吳志呂蒙字子明孫權謂蒙宜學問以自開益後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今者學

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
待果敢有膽籌畧奇至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
襲關侯最其妙者
呂範字子衡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
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也遂
與之婚忠篤亮直以憂公為先累遷至前將軍假節
拜揚州牧子據字世議
呂岱字定公體素精勤躬親王事上馬輒自超乘不由

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
享長齡　父溫有文武才畧位上黨太守有能名
羅漢弱冠以武幹知名
呂思禮性溫潤不雜交遊長於論難諸生語曰講書論
易鋒難敵舉秀才對策高第
唐呂才博州人太宗詔舉善音者溫彥博魏徵盛稱之
即召參論樂事　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
才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

兩行為荆州號令明賦斂均其治尚威信故軍士効命合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者數十人諲最有名

呂渭字居載河中人第進士遷禮部侍郎

呂溫字和叔渭之子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為文章擢進士第藻翰清富一時流輩推尚

呂元膺字景夫鄜州人姿儀瑰秀有器識游京師謁故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

色立朝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居官始終無訾缺
呂向字子回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
連錦書彊志於學通古今開元十年召入翰林院時
帝歲遣使採擇天下姝好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
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從帝東巡帝引蕃
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
瑞鳥豺虎雖伏未為仁獸　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醲
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更為詁解號五臣註

五代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為守光所殺并
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兗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
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
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
琦為人美丰儀重節槩少喪其家遊學汾晉之間唐
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明宗時為駕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長興中廢帝罷居清化坊與
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事晉為

二百里欲因蒙正之弟來獻以求知其弟因間從容言之蒙正笑曰吾之面不過尺許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聞者歎服　國朝以來三居相位唯趙普與蒙正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咸平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洛中有園亭時會親友環侍皆子孫間舉壽觴釋然自得　真宗謁陵寢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當世榮之真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

於居何如居簡曰介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令撤問之可也中使從其言令結狀保証中使入奏仁宗察其誣乃得不發時人以居簡為長者

居簡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祖龜祥嘗知壽州遂以家焉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濠二州徙河北按行水災還奏曰今田器有算非以重本也請除之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算時王曾為知制誥一日至

詰不由封駁而出則是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
正紀綱神宗手批其奏俟遍英當喻朕意後數日講
退獨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講左右非為其言事也公
著請不已聽解封駁事拜御史中丞王安石秉政始
置三司條例行青苗斂散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昔
者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未有脅之
以威勝之以辨而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
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詆黜之豈有昔

者賢而今皆不肖乎會韓琦論青苗之害神宗語執政公著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陛下何以待之安石用此為公著罪罷為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敏求草公著制云敷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不快欲明著其語陳升之以為不可安石乃自易之曰突誣藩鎮與除惡之名深駭聽聞乖事理之實公著素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為神宗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折挫若

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神宗因誤以為公著也　元豐二年官制行改正議大夫樞密副使復同知樞密院事神宗賜手札曰顧在廷之人可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可亟起視事　哲宗即位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司馬光薨公著獨總揆務除吏皆一時之選自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二人則公著父子也薨謚正獻子希哲希哲希績希純

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希哲為人靖重有至行晚年名益高　子好問

呂希績字紀常元祐為兵部員外郎除淮南轉運

呂希純字子進方父公著為相未嘗進用公著既薨朝廷以希純為太常丞紹聖初以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已而諫官張商英言希純附會呂大防蘇轍而中書舍人林希亦言希純變禮舉祀禮文薦牙盤事坐落職而牙盤復罷如元豐故事始公著在相位時商英

為開封府推官欲居言路嘗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
罵祖希純以商英語白公著不悅出商英為河東提
點刑獄憾之至是攻希純兄弟為甚力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人 並見事略

呂璹字季玉温陵人也第進士官終光禄卿子惠卿升
卿俱第進士惠卿官至參知政事升卿終知江寧府

歷帥廣西知揚州璹子女二十有九人 見清源志

呂大忠字進伯大防兄也舉進士　哲宗即位為陝西

事長之法也前代宮人或與廷臣相見
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
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
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
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
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
之力哉亦欲涉歷廣廷稍冒寒暑耳此勤身之法也
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

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
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
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
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戲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
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
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哲宗甚然之卒諡正愍
凡大忠弟大臨　大臨字與叔通六經尤深於禮富
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大臨奏記於弼曰今大道

為詩自成一家靖康初擢尚書郎紹興初賜進士第除右史擢中書舍人落職奉祠平生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如不勝衣有孟浩然跨驢之相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裕如也每以前路資糧為念嘗有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紹興丙寅夏六月跏坐而逝　申公之孫好問生弸中本中本中生大猷大同大同生祖平令為桂陽太守大猷生祖仁祖泰弸中生大器大器生祖謙祖儉

尚書郎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桓彝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謝安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褚翜字謀遠以才藝幹幹稱有令稱為義興太守

褚爽字弘茂恭思皇后父少有孫後為右衛將軍武帝以南史褚裕之字叔度裒之曾孫後為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　凡秀之字長倩仕

晉遷侍中　弟淡之字仲原宋時為侍中
褚球字仲寶裕之玄孫篤志好學有才思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實有意幹後拜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字休玄秀之子謹實有意幹後拜尚書左僕射
子彦回幼有清譽父卒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宋明帝時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知者彦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放此人大懼收金而去

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
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累遷御史中丞
褚氏自至江左人文不墜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
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孝義褚修錢塘人性至孝父中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
隱逸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往剡居瀑布山
三十餘年隔絕人物滅景雲棲抗高木食
北史儒林褚暉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

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　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漆不止必金為之金不止必玉為之諫者救其源帝咨美之時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也遂良曰秦文公時有此陛下前本封秦故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東坡先生曰余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謬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

史不識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鼯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鼯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勸帝無討遼東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遂良曰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付卿且德音在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翌日復言帝羞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歸田里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人刻意墳典擢明經玄宗為太子

撰翼善記以進母喪廬墓羣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服不復觸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無量上言所過名山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　內府舊書目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脞無量建請以廣祕籍　七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就麗正殿纂續前功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為恨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

百足賜其家

汝 六百四十

姓纂尚書有汝鳩汝方左傳有晉大夫汝寬汝濟後漢汝郁字叔異性仁孝為魯相以德教化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吐 六百四十一

北史吐萬緒字長緒鮮卑人少有武畧　仕隋轉青州總管徙翔州甚為北狄所憚

姓纂楚大夫伍恭生舉舉生奢奢生尚員員字子胥
奔吳其子又為王孫氏適齊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　昭十九年楚子生太子建及即位
使伍奢為之師　定四年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新序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伯

史記伍子胥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員為人剛彊忍詬能成大事　鞭平王尸以報父
仇　吳王賜以屬鏤之劍以鴟夷革盛尸浮之江中
吳人憐之為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　隱忍就功名
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伍尚奔死免父孝也
伍舉楚大夫邑於棫故曰棫舉　靈王為章華臺與舉
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

為樂

前漢伍被楚人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　淮南王安招致英儁以百數被為冠首

晉隱逸伍朝字世明游心物外守靜衡門

楚　六百四十三

風俗通羊姓鬻熊封楚以國為姓左傳魯有楚尹楚丘

旅　六百四十四

風俗通云周大夫子旅之後漢高祖功臣昌平侯旅卿

莒 六百四十五

伯益之後封莒後為楚所滅以國為姓漢緱氏令莒誦

序 六百四十六

禮有序點侍孔子點揚觶

處 六百四十七

漢書藝文志趙有雜士處子著書風俗通有處興為北

海太守

巨 六百四十八

漢有荊州刺史巨武所六百四十九風俗通宋大夫所華之後漢武帝時諫議大夫所忠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六

膺俱坐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焉　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杜篤字季雅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病二十餘年不闚京師

杜撫字叔和受詩後歸鄉里教授沉靜樂道舉動必以禮所作詩題文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魏志杜畿字伯侯為河東太守崇寬惠有辭訟相告者曰聞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故且煩卿坐鎮之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　子恕字

務伯為黃門侍郎在朝不結交援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為河東太守所在務存大體

杜襲字子緒魏初為侍中嘗獨見至於夜半入為尚書

杜夔字公良善鍾律絲竹八音靡所不能紹復先代古樂為大樂令協律都尉

蜀志杜微字國輔諸葛亮選為主簿乞病求歸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杜瓊字伯瑜拜諫議大夫遷大鴻臚太常　靜默少言

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
以佐佑帝當時言良相必曰房杜云
杜楚客少尚奇節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召為給
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耶
杜淹字執禮材辨多聞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常侍宴
賦詩尤工賜銀鍾
杜審權字殷衡懿宗立進同平章事清重寡言性長厚
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罪后曰

真宰相

杜希全京兆人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引兵赴難遷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貶切政病帝嘉賜君臣箴一篇建言鹽州據要會為塞保障自平涼背盟城陷於虜請復城鹽州乃詔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敢輕入

杜暹濮州人五世同居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
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賄盡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
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遷給事中或言暹往使安西
虜伏其清乃拜安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戎練士
能自勤厲為夷夏所樂以公清勤約自持　族子鴻
漸字之巽第進士太子治兵平涼太子喜曰靈武我
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武鴻漸與兗等勸即
皇帝位以繫中外望鴻漸明習朝章草議上之太子

即位乃為肅宗

杜佑字君卿京兆人父希望重然諾交游皆一時俊傑自代州都督召還對邊事拜鄯州都督破烏苌衆進拔新城　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結其驩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　佑以蔭補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為救弊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　張建封卒軍亂乃詔佑移治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

解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隣畏之

杜悰字永裕佑子以門蔭太和末為鳳翔節度使有詔

沙汰僧尼時有五色雲見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

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

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

獨畫圖獻之後文宗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兎真

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

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於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其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咸通二年二月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

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
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聖主
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
帝怒亦釋大臣遂安封邠國公贈太師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人擢進士第中宏辭郭子儀辟佐
朔方府　貞元末遷太常卿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
過其門堉嘗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
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

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杜兼正倫五世孫為濠州刺史

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事遷諫議大夫興元初拜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人皆悅賴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才高嘗語曰吾文章得

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真宗意遂決議者謂祥瑞事啓自欽若而成於鎬云　預修册府元龜詳定東封儀注進秩禮部侍郎鎬博聞强記凡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每得異書多召問之必手疏本末以聞士大夫有所撰著多訪以古事雖晚輩畢品請益應答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

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
太守也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
行潞州折寃獄知州王曙為作辯獄記高繼昇知
石州人告其連蕃族謀變衍辯其誣　為河北
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以諫議大夫知天雄軍特召為御史中丞兼判
吏部流內銓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衍視事即救
吏部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

曲折明日令諸吏勿升堂各坐曹司聽行文書銓
事悉自予奪吏不能為姦利改知審官院裁制
如判銓時權知開封府遠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
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
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幸成功非萬全之計爭
議久之求罷不許特賜手詔敦勉為河東宣
撫司有善政　拜吏部侍郎樞密使契丹與元
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

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之甚切仲淹嘗出衍門下時為參知政事帝前衍初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會契丹駙馬劉三嘏避罪來歸邊臣欲以官縻之衍以為本朝與契丹結好久不可以生事還之四年拜同平章事　衍為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弊事以修綱紀而衍尤抑絶僥倖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

必面納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未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尚多於衍所封還也由是權倖寖不說　衍為相凡百日而罷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衍清介有守舊無居第既退方葺舍南都出入如平日無軒冕者好吟詩晚喜草書臨終戒後事皆有法作遺疏千餘言其畧曰勿以久安而

魯六百五十二

姓篡周公子伯禽封魯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史記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

國之高士也又曰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

燕將保守聊城田單攻之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云云燕將乃自殺　齊欲爵魯連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後漢魯恭字仲康扶風人與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　政有三異　後為司徒

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為世名儒舉賢良方正高第遷

野令州課第一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吳志魯肅字子敬周瑜嘗就肅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
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之少有壯節好為奇計一見
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　雖在軍陣手不
釋卷子淑為昭武將軍嚴整有方幹
晉書良吏魯芝字世英有名德為西州豪族舉孝廉除
郎中為幷州刺史遷大鴻臚　潔身寡欲和而不同
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何故私至酒家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
乏杯盤故就酒家觴之也真宗善其無隱自是有大
用之意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禮部侍郎章獻
問宗道唐武后何如主對曰武后幾危社稷唐之罪
人也章獻默然時有上書請立章獻七廟者章獻以
問輔臣宗道力以為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
何章獻與仁宗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行宗
道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沒從

子章獻乃從後行宗道在政府裁仰僥倖不肯以名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為驕橫宗道屢折之凡貴戚近習莫不斂迹甯謐肅簡魯有開字元翰本青州壽光人也從父宗道仁宗朝參知政事始居亳後徙京師有開事親以孝聞知確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有開有古循吏風薦之後知冀州河決小吳水不至城下數里有開議

少有時譽　鯀字道季好學有文章為丹陽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亮四弟懌字叔預　冰字季堅　倏字幼序　翼字稚恭少有經綸大畧為都督鎮武昌戎政嚴明經畧深遠雅有大志欲以滅蜀為已任徙鎮襄陽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庾峻字山甫祖乘高才退讓惟修德行伯父嶷蘇林曰尊伯為當世令嗇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

濟自立後為司徒長史東海太守

庾仲容字子仲博學少有盛名

庾杲之字景行劉劭見而奇之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

杞梓發聲王儉用為長史蕭緬曰庾景行泛泛渌水依

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王儉府為蓮花池　嘗兼侍

中柳世隆曰庾杲之為荆州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庾蕤字休野杲之叔父為荆州別駕清身率下杜絶請

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手敕褒美州里

庾域字司太梁武帝辟為郢州主簿嘆美其才曰荆南
杞梓其在斯乎　仕梁至輔國將軍　子輿字孝卿
梁初為尚書郎
孝義庾震字產文父母無以葬債書以營事至手掌穿
劉虬為撰孝子傳見解褒傳
孝義庾道愍有孝行能屬文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
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子待字元德性至孝父憂居
喪過禮官至少府卿

徐陵後進競相模範仕周累遷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
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
庾自直隋授著作佐郎解屬文尤善五言詩
藝術庾季才　庾質
唐庾敬休字順之鄧州人擢進士第中宏辭拜起居舍
人再為戶部侍郎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
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為左丞

祖六百五十四

操行性至孝為軍諮祭酒

祖台之字元辰官至侍中撰志怪書行於世

南史文學祖冲之字文遠從祖暅之精古有機思解褐徐州參軍

明歷法解鍾律又特善算嘗造指南車又造欹器又

造千里舡等器　子順之字景燥少傳家業究極精

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

北史祖瑩字元珍父季貞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

鉅鹿太守瑩八歲誦詩書親屬呼為聖小兒高允曰

郎同平章事帝素知堅正有守眷禮異他宰相時蜀
新定使元衡至綏靖約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
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
年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元衡獨持正無
所違附帝稱其長者　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
武儒衡字廷碩元衡從父弟容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
終始一節知諫議大夫事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剥
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議論勁正有風節且將大

用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捕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此一坐皆失色

宋朝武行德太原榆次人也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見其魁梧甚奇之因留之帳下仕晉為寧國軍都虞侯　周世宗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宋國公國初改封韓再鎮忠武移安遠召為太子太傅卒

萬六百五十六

急就章萬改卿

前漢游俠萬章字子夏在長城西號曰城西萬子夏為

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

莫與京兆言者　門車常接轂

禹六百五十七

夏禹之後

羽六百五十八

見何承天姓纂

堵六百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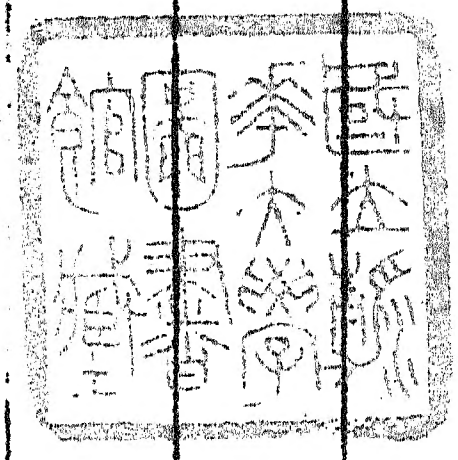
左傳鄭有堵叔

扈六百六十八

風俗通趙有扈輒

虎六百六十九

風俗通漢有太守虎旗其先伯虎之後

鄔六百七十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三十七